



元明

和邵齋詩或辨義詳解卷之十六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鑑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蘇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提一句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

閣棧道之險水有聖唐灕瀕之虞跨馬行則竹面山

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奔其側

其所藏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淵流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六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

提一句作一篇之目

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

閣棧道之險

難

水有瞿唐灩澦

音衍

之虞

難

跨馬行

則竹間山

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

臨上而俯視

絕壑萬仞

音萬仞

杳莫測

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

陸行

水行則江石悍利

波惡渦詭

音詭

其

舟一失勢。尺寸數糜碎。土沉下。飽魚鼈。水行其難至如此。
總鎖故非仕有文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
非壯疆者。多老死於其地。極言遊歷之難。案。嗜奇之士。恨焉。
應奇字。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林有。由中書左司椽。屬官。
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仕有。由水道
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皆
都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
賦詠歌呼之所。述成都人物形勝。致。庭學無不歷覽。無處不遊。既覽。
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遊有。於是其時益工。能。

為詩一越三年。以例自免歸。壯。會予於京師。其氣愈
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山水。
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
不暇。非材。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非仕。逮今
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
非壯。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收轉庭學一。然吾聞古之
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
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
者乎。勘進一層。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

予將不一愧而已也。應愧字結

先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繼敘已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襯。末更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峰迴路轉。真神明變化之筆。

明宋江字景瀛浦江人元至正末召為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洪武中至翰林學士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體之壯雙目有紫稜。稜皆角也開合

閃閃如電。神之旺能以力雄人。四字一篇眼目鄰牛方鬪不可望拳其

脊折仆地。力雄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力雄

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已上叙其平日恃力行徑一日獨飲娼樓。蕭馬兩書生過其下。急率入共

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以其不可近也。此兩生想是自負善讀書。如今日學倣近視眼之

名士故日中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

能忍君苦也。」苦其賤已。兩生不得已從之。苦矣。弼自據中筵。

指左右揖兩生坐。輕之也。先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恐其殺已。其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怪其素賤。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耳。言兩生所以賤弼者。不過以弼不知書也。兩生也。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知經矣。復調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知史矣。弼笑曰。若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甚快。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

奄奄欲絕。

氣所以擔當天。下事奄奄欲絕。似將死也。

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兒撫輕視如小兒。君等休矣。遣之去。

爲伍也。此時

兩生素負多才藝。

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得吐盡不平氣矣。

成步。真落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呻吟誦

已上叙其讀

秦定間。

元年

德王執法西御史臺。

德王乃親王且兼臺察之

事可以

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

弼曰。若不聞關

中。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

以聲自

王令隸人摔入。

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

斥其不迎

今天下雖號

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

縣名卽不滿

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未臣順者其敢犯如此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既臣其故解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又如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必如此方算得天下無事今日奈何不求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驚其誇王如弼者乎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張取罪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以至難之事詰罪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鍊鐵良馬各一雌雄劍二也

王即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實令然後

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觀者多一府既句弼至衆衆

竝進爭刺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辟易披

氣勝之猶須有此赤泉侯人已而烟塵障天掠地起塵也但

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濺濺滴斫馬不斫人

斫也果有上文三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

問三答之能矣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鍊槍云已上叙弼

世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不得弼

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鋼筋鐵肋不使立勦萬里外乃槁

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此時盛氣無所施。即不遂

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見首不見尾。是神龍作用。

史官曰。鄒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

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鄒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鄒鬼

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仍以其氣作贊。

林西仲曰。文武兼長。且擅絕藝。至使為道士。則元之用人

可知矣。篇中以力雄人四字作骨。其讀書精博。即於使酒

拔刀時寫出。不待另提。至說出養氣語。皆前人所未發。應

士不平氣伏下。盛氣備極。搏腕之妙。班馬當分一席矣。

儀槎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儀槎之亭。汲縣名。儀泊槎。志怪者云。海與

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事張騫。微而慕之。故以名亭。

名亭之義。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絕流而南。歷吳越。

西至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歷叙放游。納同。

中。納所攜之息。于水腹。奪晶于覆。自明也。止息水中。取。

于鱗。舟久而塞漏。縵。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洋。盲風

作。候洋。猶望洋。盲風。出。水與風爭。舳舻崩傾。舳舻。船後持舵處。

檣折。枕敗。森無底戾。森。水流。戾。止也。又雨且暮。雨則不便行。暮則不

左文析義 卷十六 六 儀槎亭記 一

之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危非急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
夜悸于夢朝怵于見雖脫危就安猶事于機亦何謂耶乃以前日
所危之機而名今日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之南往今吾完
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不見水而環燕千里無湖江
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順若
也以地論之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
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避危甚密見獲則聲切亟託安擇
最非不牢自謀也處不危之地又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踪
響者抑何也皆不見水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州風水不

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此輩安中受危至死猶
為可且也世所共安而不之危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
載地者水也火水石上合為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
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平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
雖無泯器當有做十二萬年之後又誰知來不拜大舟大水
而趨于大壞也與天地有形亦有壞時按皇極經世以天
本無也無又何待于機亭傍原無機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
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地不能自保其長在豈能雖
然寄吾於機猶萬物之寄于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寄地

總難免危。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乎稱也。名當夫何分彼此。

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溝中斷出莊子謂胡不虛

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概，時爲之輒，泊之

于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托大水之運

而不覆。大舟大水指天地言不洩不覆即風風乎波波乎槎

之進乎是者至矣。至此名方稱實可以久安而不危非小涉之樣可比

林西仲曰：以行舟之危引起，轉入人生觸處皆犯危機，且

把天地一齊拖入危機之內，奇橫無匹，末歸本於道德自

是正諦，不刊元文中，如此高古精深，何啻雞羣見鶴。

讀藥書漫記

劉因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

外也。當所生之時自有辦得世事的本嶺南多毒，而有金蛇

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蠅蜋治

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

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

必使有用於是氣也。曰藥之所生所用斷而猶朱子謂天將

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

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所謂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以此。○以本旨結

林西仲曰。古今來撥亂為治之人。皆亂世所生之人。且亂世之才。每多於治世。然亦受許多磨折。而後有濟。其中亦有奮而不成者。假令淮陰為連敖。坐法不遇。滕公。衛公。為馬邑見收。不遇秦王。今日豈知有漢唐名將。而古今來如此類者。又不知凡幾。故覺浪禪師曰。是個人被天地磨成。不是個人被天地磨壞。則天生人於亂世。磨成磨壞。皆其所用。並無無用之人也。靜脩先生。生於元末。正值降亂之時。是篇借藥書發揮正理。單指亂世中豪傑而言。厥後詔徵。以疾固辭。其所以自命者。甚大。蓋不僅在祿仕矣。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

召平為秦東陵侯。秦破

楚人善卜。史記

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問所卜

東陵侯曰。久

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

蟄伏藏也。懣煩悶也。嚏鼻塞噴嚏三句喻

久廢。吾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

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

焉。無久廢不用之理而已。竟以不用終不季主曰。若是則

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謂循環之理。所問之詞甚東陵

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欲叩其理之所以然

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
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
聽而聽於物乎申明又何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
必有今日昔者謂見用之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
舞館也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甍玉樹也苑囿露蠶風
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聲樂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燈華
燭也光照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蜂也簞餌丹楓白荻
昔日之錦齊紈也變異服物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
暗指新進而見用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暗指東陵侯是故

一畫一夜華開者謝承上昔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承上昔
四句應篇首一冬一春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
四句應篇首一起一伏句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二句應前君侯已
前此既受封富貴榮華已極今日種瓜正合屈伸起伏常
理不足為疑以此自聽則天道之親鬼神之靈灼然可睹
其奧何必借資於枯草枯骨乎

疑元末舊臣不見用於新朝者多有時命之感此故設
詞以規諷也自首至尾總是一個屈伸起伏道理東陵
侯止覺得久廢當用而不念及既用當廢所以有疑司
馬季主提出君侯何不思昔者一句如冷水澆背令人

喫驚纔是和盤打算妙法其中撫今追昔一擬說得如許悲涼富貴驕人之徒讀之便是一服清涼散也西仲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揣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先犯佛說禍福動人處引起夫四海之眾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就動人之多處喝彼固非正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

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交致其罪以告哀於士偶木備之前
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此段論居喪者延僧薦飯
及破地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
獄之非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
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
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此段承上文地獄之說破其必無彼又謂婦
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
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為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
與將併與其母而獄之哉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

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合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
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此段承上文地獄之說宰天地者帝也
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响响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
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兇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
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
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此段言念佛禮懺欲以免其罪之妄以劉子之賢
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
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林西仲曰居喪作佛事司馬涑水罪其不孝載入文公家

禮小註。奈習俗聞見皆以延僧薦拔爲孝。間有守禮者。則羣聚而歎曰。生子何益。父母死不能受汝一卷經耶。以不狂者爲狂。斷難家喻而戶曉也。是篇只力辯其無是理。令浮屠無可置喙。其實真佛原不在此。記建州有僧常爲人誦經禮懺。囑余作文。謂余曰。公儒者也。請問儒者做八股。與儒教有何交涉。余曰。儒教中做八股。亦猶佛教中做香花耳。僧愧而去。三教一理。我服。講老子北向誦孝經。其效何如。可類推矣。

顏高記

方孝孺

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一篇大旨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所以可貴氣節者。優寒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用人者亦當爲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顏人也。點出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

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氣節之足尚也。此段申明氣節可貴一段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士。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可喜之味不貴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可畏之人名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人亦不憚故制禍亂於未萌一段。余少慕古之慤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慤者有矣。而慕乎慤者。未始或見。豈氣節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慤者必不遇故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

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慤者出。以厲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幸遇得用之時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慤名。其當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惜無待用之年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於時。傳於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即不用亦未始不貴林西仲曰。慤是任氣節。不顧利害的人。有此本領。方可以託孤寄命。此先生借題爲自己寫照也。奈慤者世不乏人。

而用慤者累世不一見故霍元匡與王晉溪書云今之人
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
曰其人龕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杰者
即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
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
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此數語可與
是篇參看千古用人皆蹈此病以致危敗相續可發一嘆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易字備其所可畏而遺其
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
事豈其慮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
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天道二字是一篇之綱當秦之世秦始而
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
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
守事見秦楚之際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漢高皇帝
表慮所能及而卒亡秦之社稷高祖兵至霸上秦王
亭長起兵伐秦而卒亡秦之社稷子嬰素車白馬繫頸

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輟道旁。智力所不及。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慮所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七國反。註見鼂錯。論。智力所不及。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以為無事矣。慮所及。而王莽卒移漢祚。王莽字巨君漢孝元后弟曼之子世執國政專擅威福遂篡帝位國號曰新。光武之懲哀平。光武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起兵滅莽復興帝室是為東漢哀平。西漢哀帝平帝也。懲戒也。魏之懲漢。魏曹丕篡漢有天下之號。晉之懲魏。晉司馬炎篡魏有天下之號。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慮所及。而其亡也皆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

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太宗得秘識云唐三世之而宮稱有武字遂誅之。慮所及。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武舉侍太宗為才人卒以亂唐。註見討武嬰檄。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宋太祖姓涿郡人周世宗拜為殿前都檢點世宗崩恭帝立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太祖率師禦之。夕次陳橋驛遲明石守信等共請太祖為皇帝遷恭帝為鄭王太祖既即位聞趙普節度使太重之言因謂守信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不若為節度使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執而卧也守信曰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執而卧也守信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市便好田宅買歌兒舞女飲酒相歡終其天年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而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慮所及。而

不知子孫卒困於熒狄。徽宗欽宗虜於金帝昺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已上總斷天道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所能周非法術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

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已上言工於謀天正旨

夫苟不能自結

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反結天道以申前意

從古無不弊之法以周公太公之明聖於其子報政時雖逆知後世之弊猶不能補救况其下此且出於意計所不及料者乎篇中歷叙處胸有全史末歸本於至誠大德以結天心雖出於智慮窮竭無可如何之說亦千古治天下者不易正理舍是徒勞更無益也正學先生之文正大罕匹此尤其醇乎醇者。西仲

茅焦論

商輅

嫪毐之亂秦王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秦公子異人質于趙陽翟人呂不韋賈邯鄲娶姬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悅之不韋遂獻其姬期年而生始皇秦使王齕圍趙趙欲殺異人不韋略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歸孝文王薨異人代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薨子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始皇母太后時時與不韋私通不韋恐及禍乃進嫪毐詐為宦者得侍太后生子二人事覺夷嫪毐三族殺所生二子而遷太后於雍免相國呂不韋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肢積之闕下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

爭之於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為母子如初茅焦請諫

召鑊烹之焦曰陛下有狂暴之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二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之

行殘戮。陳上塞直諫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乃解衣就鐵。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願死以備其數。王談者以為穎考叔之錫類。事見一。不是過也。作案。噫。長信非母弟之親。為長信侯母弟。指宣淫。非溺愛之比。宣淫指太后。溺愛指武姜。秦之先王有知其叔段。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太后罪與不為楚也。妻。王名。初名異。是不為政也。母。政始。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雋之汲汲於諫也。已上言焦。春秋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文姜魯桓公夫人。齊僖公之女。襄公之妹。魯桓公與文姜如齊。襄公通焉。桓公謫之。齊使公子彭生殺桓公。文姜不敢還魯。春秋書曰。桓公。非仇母也。以夫人。係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父而仇之也。秦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引春秋絕文姜此斷。言焦諫不知大義。且曰。車裂假父。假父。嫪毐也。車裂。謂以四體及首。繫於五馬。鞭之使走。以分裂之。襄撲二弟。二弟。嫪毐所撲。盛以縑囊。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出而投殺之也。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三句出史。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合從也。確是當日始皇心。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抑揚無不入妙。

商輅字弘載號素庵諡文毅淳安人連捷三元累官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續編宋元綱目是篇字字謹嚴真老吏斷獄手但始皇以呂易嬴論春秋莒人滅鄆之義太后久不得入莊襄之廟不待嫪毐也焦之諫或言不韋陰使之冀固假父之寵自是特識西仲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

武宗年號

四年秋月三日

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

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

驛名在貴州宜慰司正德二年先生以兵部主

事疏救戴銑劉瑾傳旨廷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

投宿上苗家

點山三予從籬際

閒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

敘關情處明早遣

人覘

覘也

之已行矣

迫也

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

坡下

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

先點出一人死併所

死地

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

狀則其子又死矣

上既云老人則不必詢其狀此必明白詢之而後知是子乃行文斟酌處

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此又不待詢矣再點出二人死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音本盛土盛土起

也往瘞也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大

情在此二童聞然涕下請往要知此涕非就其傍山麓山麓

為三坎埋之點出又以隻雞飯三盂飯嗟吁涕淚眼出曰

而告之曰嗚呼傷哉是何人應上緊何人知名氏吾龍場

驛丞餘姚縣名屬浙王守仁也便帶說吾與爾皆中土之

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

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傷

不當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

胡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

僕乎嗚呼傷哉傷其不當為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

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感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

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

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

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

爾自取謂之何哉傷其既為薄祿而來便吾念爾三骨之

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自述其

文不宜縱。不爾瘞。幽。岯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屬。如。車。輪。亦。
 悲。張。本。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
 心。乎。言不得不瘞。既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
 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
 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上。面。層。層。
 悲。傷。此。處。若。不。叫。轉。則。悲。到。不。了。故。著。此。數。語。轉。出。歌。來。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
 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
 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
 兮。魂。兮。無。悲。以。惆。言。異。鄉。總。在。天。地。之。中。客。死。者。當。具。達。觀。不。必。悲。痛。又。歌。以。慰。之。

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
 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
 驂。紫。彪。而。乘。文。螭。似。蛟。無。角。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言。已。若。死。於。此。當。與。
 為。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
 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
 兮。無。祭。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無。家。廟。爾。安。爾。居。兮。無。為。厲。
 於。茲。墟。兮。言。已。若。生。歸。魂。當。別。尋。中。土。客。死。者。為。侶。以。自。安。勿。作。厲。鬼。害。人。
 掩。骼。埋。骸。原。是。仁。人。之。事。然。其。情。未。必。悲。哀。若。此。此。因。
 有。同。病。相。憐。之。意。未。知。將。來。自。己。必。歸。中。土。與。否。觸。景。

傷情雖悲。吏目却是自悲也。及轉出歌來。仍以已之或死或歸兩意生發。詞似曠遠。而意實悲愴。所謂長歌可以當哭也。余讀先生全集。多見道之言。且行文自成一家。不傍他人牆壁。真一代作手矣。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二句是通篇冒頭故

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

禍萌。故曰。萌不可長。應辨奸為明句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幼

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

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

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

臣之職也。應犯顏為忠句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

國事關係自始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瘦。聖躬關係皆言太

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魏彬劉瑾邱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
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
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叙出宦官姓名及所為罪狀皆言二字應俯察物議
句遂使二字應仰觀乾象句布置有法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
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
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殖臨何
補於事乎又將勞耗精神四字洗發一遍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慾以
累聖德乎又將虧損志德四字洗發一遍竊觀自古閹宦
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求
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收勢
以危社稷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亂天下句宮下諭百僚將
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
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
等亦為太平之具臣矣叙虛置之法句句倒卷收拾筆力雄大事關安危情出

有有齋

入當預圖

落

得十分

唐宦官

唐順之

斷難成就

致亂二字
通篇眼目

吳

孫光

通篇之
一証

北齊神武之子長。

湛殺

一致
証亂
又

宋

之種

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

卷十六

十五

杜太一

卷之五

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林西仲曰君側之奸有城社之愚且誤國之跡未著本難指摘况又得之傳聞之口乎劈頭提出禍萌兩字隨接以仰觀乾象俯察物議二語見其跡之不可掩事之當預圖纔有着筆的把柄中段將遊宴無度有損聖躬說得十分關係則蠱惑君上便已行私罪不容誅矣末引漢唐宦官誤國以為車鑒請乞置法皆得彈劾立言之體

杜太后論

唐順之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

意之遂亦難矣斷難成就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致亂二字通篇眼目吳

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以次相授本其

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僚而亂作通篇之証北齊神武之子長

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恃其母憂太后為之內主也

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睹之而莫能救致亂又証宋

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令

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

欲其言播於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以藏書金匱一節。按太祖之隱衷。原不是初無此言。無藏書金匱之說太宗既得位而與普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剪之乎。按太宗之隱衷。不過借母命以據位。而行其殺弟姪之亂。○宋史斷語止此。鄭番伯乾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得已而不已。適足以滋亂也。又引一証。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幼。周恭帝僅七歲。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鄧字伯道。因亂棄王扶姪而避。卒之弟姪相繼被害。欲以福社稷適以禍社

稷也。杜太后云。國有長君。止稷之福。後德昭光義皆不保其身。○此設言行權非不得已。所以致亂。當時趙普就榻之書尤為可恨。普受太后遺命。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曰。臣普記。使趙普為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論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為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又為趙普想由處置之法。此言之。婦人之言。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總結杜太后趙普之失。

林西仲曰。宋太祖傳位太宗。燭影斧聲之疑。論者幾成聚訟。然以秦王德昭不得其死一節推之。其忍於弟姪如此。

則其於兄可知亦不必以卽位改名宗踰年改元及宋后不成服等事而刻求之也宋史之斷推見至隱是杜太后一語適足以殺其子若孫耳趙普就楊誓約亦明知事不可行奈太祖既允無可如何卽以周公輔成王故事力爭而得恐太宗爲周公亦將不利於孺子也夫以太祖灼艾分痛且稱其龍行虎步而太宗必欲死其子而後快可謂全無心肝毋論篡弑之虛實若以春秋書趙盾許世子之義律之總無以自解於天下萬世矣患生於多欲人心難測婦人豈見及此所以謂之鮮不敗事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點謁漂母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貧無行不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艸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萃。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已上叙得報且夫常人之情。嚮輳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爲客。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誤有毫

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已上叙漂母當得韓信之報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疑私恩無關於祀典。點出祠來。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為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漂母有功於天，信而饑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無已。與漢相持不下，則凡戰鬪未有已時。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漂母有功於人，高義關係甚大，非一人私恩可比，當得廟祀。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卉

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祠有則名益不減。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古今無第二漂母，益見難得。因奠之椒醕，再拜勒文於祠上。叙作記。

林西仲曰：漂母之飯韓信，當厄之惠，理應厚報，固也。惟是以婦人而業漂，非有剩蓄，可以濟人，且言哀王孫而不望報，出於無所為而為之，尤其義之高者。淮陰之有祠，所以著其絕無而僅有也。段段贊歎，段段感慨，把擁貲不捨，趨炎避涼之徒，一齊罵殺，然茫茫世界中，罵之則有不勝罵。

矣。作者豈有所感而云然乎。

有有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

名鍊字純甫曾稽人

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

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

先生抗疏言嚴

高父子誤國請戮之以謝天

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

下頓一已而君

筆纍然失志

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

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

軍壁曰壘

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

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

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

往往而是無所控籲

控告也籲呼也。嘗

君旣上憤疆場

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日營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賈治安策其視殺人若刈數鳴咽歛歛而以其所飲鬱發之
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點出詩文之有集多
曲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不
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
以為時所重故傳播以傳播故宰執帥府君既沒而交懼不得不置君死地已上敘文集
一時聞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也
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哀輯
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

所有齋

之首簡已上敘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
之遺乎哉志士殺身成仁不忘溝壑者孔子刪詩自小弁
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對士之什並
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中和也哉
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
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引孔子刪詩不
君之詩文原不應取禍以為讒構者罪案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
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稽康之詩疑於
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

未必無錄之者

又自孔子之後歷數詩文之非中聲者雖取禍於當時無不可傳於後世

君雖

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

既名

傳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

以寒賊臣

如嚴嵩者

之膽而躍塞垣戰上之馬

如塞上御府者

而作之

慨也

也固矣

作二十三字

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

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

在所以錄已上

至於文詞

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肯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

予故不著

結有餘波

青霞先生以詆奸相而徙邊卽以徙邊而著作因以著

作而殞命其志則較然不欺者不得以其詩文非溫厚

和平本旨而沒之也盛名旣傳後人讀其詩文猶可以

爲警戒鼓舞之資多少關係在內斷無不傳之理矣篇

中步步寫來大有生色而筆致亦濃至周匝卓然妙篇

乞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暗
夫言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
不謬夫言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
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
昏昧遂發狂言効嚴復荷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廷杖後
臣夫入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脣肉兩片斷腿筋
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汗日夜簪籬備極
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餉食已經三年歷叙
痛甚該

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叙君恩但聞今歲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以死報國無怨然臣仰惟皇上方顧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憐察其冤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効命之鬼。以報皇天矣。許已代死則夫可末減爲投荒遠成之罪死亦知感林西仲曰。文字到此際無可著筆。况柄政者耽耽開口易礙乎。如此吞吐回護。但覺哀音動人。緹縈後僅見是篇。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

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謝所餽書中情意甚殷。卽

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謝念及其父至以上

下相乎。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摘出書中之語發議夫

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爭之病。則尤不才爲甚。開

才德轉入不爭。且今之所謂爭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

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到此口不得不柔

袖金以私之。第一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出

談何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容湯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大受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殺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櫛梳頭走馬抵門。殺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殺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誰抑勒你來門者又得所贈金。上面兩怒字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這所在豈容易立得已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到此際膝自

力起則上。所上壽金。以禮致敬曰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用兩故字妙相公早然後命吏納之。體得大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膝與腰但曉閣相公工夫廐中又有人候見上出揖門者曰官人壽金也。已上言方見權貴獻媚之勞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付有袖金舊例門者答揖大喜。不怒足矣再加奔走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此時等不得下馬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此輩欲求立馬廐中受惡氣言既見權貴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銷算聞得意之狀。

者亦心計交贊之

盡從馬廐中出身相公言自然不差

此世所謂上下相孚

也。罵盡一世人。

長者謂僕能之乎

以下乃言不孚之病

前所謂權門者自

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

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

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

命吾惟守分而已

此語誤了無數英雄

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為迂乎

待迂何論

敘上下相孚處未免涉於輕薄然仕途中更有甚於此

者但不可對人言耳昏暮乞哀驕人白日

舍此別無可進身處

論斷題其篇法段法句法俱難得如此斬截爽朗別無

纏墊閒話自是大家手筆若論蔣相如完璧事情尚未

盡合蓋當時秦雖強易言身已遭其害之末有勿

予即

前往

卅五卅六

二下落

秦虎

狼之國反覆變詐何所不至前此以商於六百里誑楚

復誘以好會而留其君至於客死天下皆切齒腐心猶

且悍然不顧使相如再進璧又不償城乃欲以失信一

言冀其悔心返璧何異持肉餒虎而徐戒其傷生此尤

者亦心計交贊之

盡從馬廐中出身相公言自然不差

此世所謂上下相孚

也。罵盡一世人。

長者謂僕能之乎

以下乃言不孚之病

前所謂權門者自

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

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

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

命吾惟守分而已

此語誤了無數英雄

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為迂乎

待論

敘上下相孚處未免涉於輕薄然仕途中更有甚於此

者但不可對人言耳昏暮乞哀驕人白日

舍此別無可進身處

論斷題其篇法段法句法俱難得如此斬截爽朗別無

纏墊閒話自是大家手筆若論蔣相如完璧事情尚未

盡合蓋當時秦強趙弱易璧書至趙君臣謀之業有勿

予即患秦兵之來一語非可以予不予而故遣使奉璧

前往也若至秦不得城兼以喪璧愈示秦弱矣且秦虎

狼之國反覆變詐何所不至前此以商於六百里誑楚

復誘以好會而畱其君至於客死天下皆切齒腐心猶

且悍然不顧使相如再進璧又不償城乃欲以失信一

言冀其悔心返璧何異持肉餒虎而徐戒其傷生此尤

難以懷璧亡歸爲相如罪也。至于以相如獲全於璧歸諸天幸兩語頗爲近理。假令秦初得璧卽詐令有司按圖以城予趙陰戒勿予相如必無可措辭請璧。晚柱不然或俟其歸傳舍時廣設偵伺隄防卽欲使從者衣褐懷璧亦必不能徑達於趙乃秦計俱不出此致相如得以智勇自全豈非天幸篇中却不議及尚論古人談何容易耶。西仲

善仕論

汪道昆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柄而

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怪不善仕者之多伯子曰

然果敢問其不入者何也。叩其所以不入之故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

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不善交結彼有長喙務中

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不善諛佞彼不裘不褐且偃僂若

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不善側媚彼不唱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

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跖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

四也。不善迎合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殼

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不善有一於此則仕之
贅疣也況五者哉世者此伯子曰固然則將割贅疣而修我
矣修治也贅疣則生割則死贅疣不猶愈於死乎失其天性彼姦者
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惡醜也吾不幸而贅
疣視里婦加惡矣醜亦其天性吾寧極社饋節毋得罪田舍翁引
也謹為衣食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不能呈醜于外人
以事其夫徒增言即欲學姣而不能舍人笑曰嗟夫惟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皆坐不能
醜態林西仲曰善仕之法千古同慨然猶恐有不仕於此者其
實存乎人性之所近不可強也予少讀書青時輒謂出仕所

以行道及司理新安事事皆非素習以致大吏視同寇讐
媒孽無所不至因自號為癡人蓋言不善仕之極然瀕死
者非一鄙性總不能改也乙巳歲偶塑一像為文寄意曰
杭人孫超倫塡土象人輒有肖者以此擅其業於金陵請
寫余形獨不類人皆訾其藝之不精而不知即藝之精者
恐亦不能寫余形而肖也余行年三十有八歷宦者七載
輒以不善逢合獲罪常命鐫一圖章以自嘲曰天下第一
癡人則余之形無一非癡骨癡態合而成之非余自傳必
不能寫顧安得癡如余者之工命其塡土以傳余像哉夫

孫超倫之爲人像而肖也。必善觀人之俯仰而得其神。善隨人之美惡而符其迹。其用心惟以求合於世爲務。而世固多觀人俯仰。隨人美惡之人。氣類自相投合。其爲像之肖也。固宜。若余病癡已甚。不知事之通塞。時之變通。以致禍害相尋。頻年無已。至於今。猶敢以是非曲直據理之談。橫塞胸次。是癡之爲害。已入膏肓而不可療。惟癡識癡。惟癡傳癡。惟癡肖癡。余當別求一工。爲他人像。而絕無有類者。或使爲余像。而獨類也。然此亦未易言也。彼刻雕衆形之巧。無過於造物。今試觀造物之生人。皆畀之以媚骨巧。

態。以取容於世。惟余以癡特聞。蓋造物既不肯別生一人。類余。卽亦不肯別生一羣癡土。以成余。豫非特造物不肯別生一羣癡土。卽土亦不願獨異於他土。以自成其爲癡也。夫土聽人挺植。俯仰美惡。輒從人而肖之。亦皆素其有媚骨巧態。與余本不相類。今一日欲責其類余。亦猶土之責余。必欲其類土。其不能相強也。明矣。於工人夫何尤乎。藉令工人萬一得余之癡骨癡態。偶爲像而類余。則像亦可以分余之癡。是天地內有兩癡人。而癡不能獨萃於余。則余必使埴天地內之土。遍爲余像。當有百千萬億癡人。

存留世間而世之甘心於余者任其欲割欲殺毀髮唾面或不勝其煩而惜之則余雖癡賴以自免豈非所甚願乎雖然形寓宇內曾復幾時百昌生於土而反於土余縱有百年之身亦不過數十年之後便無此形與土自相爲一斯時以大塊爲璞造化爲工蟲臂鼠肝其爲余形變相無有窮期若斤斤然執今日之余則其必類是又一癡也茲卽以不類余之像呼之爲余亦無不可彼孫超倫之藝精與不精又何待較哉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先提出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靈巖獨另寫妙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音形沉浸其閒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又另寫妙○以上叙次山水作兩番寫錯落多致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人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敘出圖山之由夫令之於

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忽起

一峰文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

巒之開戶。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頓而君則亦既去

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又拆開一筆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

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

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

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借魏公美用晦絕妙引證君今去縣已三

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

之。點作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

之也。結有餘韻

因令贈圖。因圖作記。因贈圖而知令之不能忘情於民。

因記圖而知民之不能忘情於令。婉轉情深。筆墨在山

水之外。



水之代

因時而改外之不論古今改轉漸微單單不
因合體國因圖外時因體圖而改今之不論古今改轉
之不論古今改轉漸微單單不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

浮圖釋氏之稱文瑛僧之號也

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名爵

滄浪亭地也

來歷

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

亭之勝也

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

越

王錢鏐

臨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為吳越王諡武肅傳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落想甚遠

廣陵王

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

偏迤淮南納土

宋人趙

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

遺跡在蘇

州府學

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

亭變有庵

為庵

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

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庵復爲亭。下發感慨。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合挽庵與亭一筆。寫得淡然。雖然。錢鏐音流因亂懷寤。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頓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繳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澌。水索也。一篇曲折。文字主意只在此句。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點晴

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事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一段點綴。憑弔之感。黯然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此意開人智識不淺。

宋國自唐而後不存乎學之餘皆出此意
 問一則則其外之風韻然則其末一轉首上之正
 意亦大矣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
 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序其文畢蓋今世
 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
 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指學李韓文公云李杜文
 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
 咲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
 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
 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直斥李于鱗輩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

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

送

金老友

李折義

二帳十六冊

李通

李通

李通

日知者不
且追古人
快吾與思
必遠矣
亦以當時
題寫照

嫌

即客城楊
未有以
以死盡
心焉有
與權貴
中持不
明史郎中
得罪爲

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揚皇華之一咲。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林西仲曰：震川文渾然有元氣。當時以爲庸公亦以當時之文爲妄然。不能以勝衆口。故言自得之道借題寫照。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史名朝賓

林 棟

初史大夫之爲刑部尚書郎也。

起叙

會兵部員外郎客城楊

君敢言事。

繼盛

仇鸞反未有端。楊君疏列其狀。鸞銜之。未有以

中也。

言馬市事貶狄道典史

鸞誅。楊君斥復起。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

言疏權貴人罪。

遷兵部武選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

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

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爲。

遇這等尚書得難守法

侍郎雅與權貴

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

遇這等侍郎更難守法

獨史郎中持不

可與尚書爭者累日。

真守法

尚書知不可奪。卽好謂史郎中

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

句不句

君與我且得罪。

文重失富貴句伏案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逃罪乎法字是通篇眼

目尚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法以守

貶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

政有義其前所為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薦為尚寶卿且曰

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為南京大理寺丞以守法用

用敘事筆法倒入大理丞本題蓋大理丞乃執法之官由小

臣以作大臣之路故下文把守法二字將小臣大臣比方議

論勵其嗟夫方史大夫與爭楊君獄時豈顧知有今日豫微

其福哉誠中心惻怛欲為國守法也用贊嘆語輕記曰大臣

法言法者大臣守也至傳記所載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

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

臣以積觸虎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相賭之物

曰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謂外重則內拙也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就上文尚

者昏謂外重則內拙也書不用其

議處比論發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

權貴人非其所樹也私則其畏也不然持長短與之市也

互相容隱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已不足取信天下業能為此

而不能為彼也因無品望力不從心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

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假使祁大夫汲

長孺持三尺肯為有力者撓也邪此素能樹立者能樹立則

法而不改故設言祁波二公作大夫奮鬣馳驟中道而疲非
臣不但應前且為下文期勉之地 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予觀史大夫
應前守 夙昔自許實不讓古人法事 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
應前 行且重用薦前 君其無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
勸其為大臣勿改 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前守詞婉而莊
 史大夫爭楊君一節守法不阿既斥而起公論自在此等
 文若出他手止是贊不置口夾其大用之後必能正色無
 撓而已先文恪獨將其事叙過而以守法勉之於末路劇
 切之誼如此在今日為廣陵散矣
從孫雲銘謹識

瘞古誌石文

鄒建光

去先人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甕焉縱橫尺有奇余拭

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

認得

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

石之

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宣宗其先世皆貴盛三世

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葬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

一語是一篇成慨之

根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

近代諛墓語

敘誌石中

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無不壞

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

釋葬字及誌銘二字

之義且原其所以必作誌銘之意

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闔玉

匣珠襦一切亡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云：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誌銘亦不朽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遭余。不以供累塊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姓名雖世之不可辨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傲精竭神，以斷不朽，亦何益哉？從來不朽之名，在生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沉之亦可，其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古人見及此，所以不求其不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而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轉人當曰千百年之前貴耶

嗟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從今日考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從葬後計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猶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又從今日計至後世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為爾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自知也。悲夫！既皆不可知，則昔日之誌

今日之誌皆聽冥冥之播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無限感慨。

林西仲曰：世人墓有誌銘，本欲求名之不朽，不知鐫之於石，千百年後，石未嘗不磨滅也。况求文士鋪張事跡，與木人全不相顧，且鏤板散布，使識者見之唾而抵於地乎？故

先輩謂賣菜傭。略有一碗飯吃者。死後必有一篇墓誌。誠賤之也。是篇叙事處。說得如許悲涼。中段末段。發出許多感慨。總覺得生前役役爲名者。費盡無數精神。究竟一場落空。毫無補益。可醒世人之夢矣。其命意指詞。亦有超曠之致。與謝惠連祭古冢文並傳。

題旌義李長者冊

黃輝

予讀此冊。蓋屢太息焉。嗟乎。捨必報。人皆知之。世之爲李長

者。何少也。

所以屢太息者。

今夫富而慳者。以一錢爲命。

銖銖必較。貧有不肯捨。

而丐者。亦以一錢爲命。

得生失死。有不能捨。

是二人者。命竟何如哉。

此兩

樣人。其可爲命。果在此一錢乎。虛喝起下。

或夢得百錢。飲食其半。而留其半。曰。

以待明日。覺而曰。吾早知其夢也。悔不遂盡之。則人莫不笑。

之。留既是妄。卽盡之亦未始非妄。

夫醒夢之今日。昨日與生。

死之今日。明日等無以異也。盡不盡皆夢也。而以爲不若其。

盡也。是之所以爲夢。而夢終無覺時也。以覺時猶說夢。當語算不得真覺。

而慳貧而丐。其命視一錢同意。無一錢可為命。同。死後一錢。彼所謂命者窮矣。其所謂命。亦屬夢境。破慳為捨。以捨為命。而命非所捨。首意於捨。以求報。是以捨為命者。故有慳之夢。有丐之夢。有捨之夢。則有慳丐與捨之報之夢。而其為夢也一也。着意於捨。慳丐之心。無二。總屬夢境。然則無捨歟。言捨無益。曰。何為無捨邪。以夢捨則窮。以覺捨則無窮。其捨也。覺其報也。亦覺覺則捨無所捨。捨相報無所報。無受無捨無報。則命命而無窮矣。在此。至人之通宿命也。佛具六通。內有宿命通。其千百億劫之所捨固無足言。佛以大天地壞為一劫。而其所不捨者。乃至千慳極而發腫悲。腫悲。泣血目。

相承時為甥。則由捨以夫。未有捨之不能。而能捨捨者也。故以覺言捨。則一錢以往。皆可為無窮。捨捨先由捨人。以夢言捨。則此一錢者。慳人封之為泰山。責報念重。丐人擲之為鴻毛。反有下。是富人之重命。曾不若貧者之輕命也。重命。則所謂命者窮矣。應篇首一錢為命句。詞意周密。因題此冊。而歸諸長者之聞。孫儀部克蒼氏。孫儀部官名克蒼。曰。世之君子。將由捨而之乎。無所捨。以宇宙為冊。以無窮為子孫。其必由長者入矣。推出一層作結。應上未有捨之不能。而能捨捨句。林西仲曰。佛說六波羅蜜。捨施謂之檀波羅蜜。其中有財施。有法施。充而至于腦髓不惜。所以成就不可思議功德。

何者。能捨所甚愛。從此而情緣染習。寃親得喪。筌蹄住相。無不可捨。故也。捨捨云者。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佛法之最上乘也。今人造了無邊罪過。欲以一錢之捨。冀種無邊福田。可謂貪而且愚矣。是篇以夢捨覺捨二意。發出佛氏正諦。提醒羣盲。得未曾有。余最賞其運筆超脫。轉換生發。絕無粘滯。若三家村中老學究見之。必訾其宗佛。噫。此其所以為三家村中老學究也歟。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

縣名。屬浙。江紹興府。

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

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

數奇二字是通篇眼目。

中丞胡公宗憲。

字汝真。徽州績溪人。嘉靖三十五年。提督浙閩軍務。親賢愛士。聞之。客諸

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

督數邊兵。滅鎮東南。介胄之士。

介甲也。胄。虢。蓋也。

膝語蛇行。不敢

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

陵云。

晉劉惔。居丞相王導府。杜甫為節度嚴武佐。皆傲慢無禮。節故議者以文長比之。

胡公知有先生。

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

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崩葬本陵。

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人主知文長自負才略
 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不偶二字
 應上。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
 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
 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
 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
 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
 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
 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已上極力摹寫其詩

之奇由其目中所見胸中所懷與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
 入不同之故總從不得志中得來
 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之奇
 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
 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承上言詩文又不得傳喜作書
 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
 老自有餘態者也。奇字之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
 致。畫之奇卒以疑殺其繼室不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
 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或納時攜錢
 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憤世奇此輩見識原不及下或自

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操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自憤奇。自殘其身。恨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結佳。一語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其悲雖然。胡公開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當身見知於胡公大臣先

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後必傳其詩文胡為不遇哉。遇不遇處不在貴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始終以奇字論亦正論

以奇字作骨。而重借其不得志。悲壯淋漓。文如其人。且令天下後世負才不遇者。讀之一齊下淚。或謂文長既見重於胡公。白鹿兩表。又為永陵賞識。何難立薦於朝。以貴其身。想必文長當日有所不屑耳。然惟不屑。所以

為文長也。嗟夫！利第埋沒英雄至此，可勝浩歎。

存存

古硯說

許懈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為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諸言。亦從而寶之。不暇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先將自己不留意。於古物作後案。雖然斯物。而真五代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於今而為古耶。古人必不料此。硯之能為古。一駭。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為五代宋也。不知其在五代宋時。所寶為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古人又有古物。必不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視周以此硯為古。○二駭

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又奚如古人之古人必不以古人之古物為古見世之熙熙者沈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貞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好古之緣起在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凡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無奈庸俗自安於庸俗因學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好古者之所為稀物以諂事權貴要津不以自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此輩亦自命為好古而士之慕為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

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

士亦以此為能好古

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

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曉曉然竊

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

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為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

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

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為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

如此纔是真能

好古之意與庸俗所效者不同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

物形

原無古夫苟不惟其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為古人矣

後世猶吾

古人也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

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我以古人爲期則後人亦必以我爲期今日之在我者不知自好乃徒好
古物豈非惑亂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文應上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記。自言作記之意
林西仲曰初言古物之不必好繼言好古之人究竟不離乎庸俗末言古之宜好。在人而不在物雄辯迭出皆發前人所未發且篇中一氣呵成如天衣無縫讀者不能尋其段落此純以神行者也其言諂事權貴要津等語似有爲而發然權貴要津知以古物爲貴不專責人之珠玉金寶猶是第一流人物矣豈可多得先生毋過於責備也

答葉臺山書

董應舉

釋綸扉觀風鳶信樂也。

舉來書語

然不得之省城而得之福清不

得之福清邑中而得之海角愈遠愈寂愈僻愈快也。

樂實宰在此

官不如道士道士不如禪僧禪僧不如無名無氏不識不知

之野人彼猶覺此無覺也舜去野人猶曰幾希然則聖人固

不如野人耶。

已上言遠僻中樂趣

吾鄉山水到海益奇捐一石足爲他

鄉一勝洞天福地無處不有乃歸命他方不說牛首栖霞卽

說虎邱西湖較實而論吞其八九矣世無如吾郡人愚也。

不知

尋面前奇勝反以他鄉之不及者爲奇其愚甚矣。

夫十洲三島皆在海中安知吾里

之非是耶。三山人見海，卽慄便以爲無有。富商大賈，只逐繁華。山人韻士，絕無實興。則其歸命于彼而冥然不知有此宜也。此不知海角，有奇勝之故。福廬非閣下畢天壤不見耳。福廬乃陳季立葉遊處。每誇某以五岳，某咲曰：從他五岳，我止八仙。八仙宮某築室處也。然八仙某當自領。無人知。福廬聲名既大，恐閣下不能獨專。人知之亦必爭遊。且去福清遠，每遊必費人徒之衆，糗糒之多，志意雖快，心力已竭。卽遊亦不能樂。卽持此以易八仙，某不敢受也。林西仲曰：說近海之奇言，雖大而非誇。且當宦成歸里，不求田園舍，不近聲伎，爭以山水爲樂，今不可復得矣。噫。

黃孝翼七州詩豪序

何喬遠

州有九，吾游其八。

漢嚴忌言。

然則車有五，吾能讀其四乎？

惠施讀書五車。

以遊與讀總翻起。

亡書三篋，不遺一字。

漢武幸河東，亡書三篋。張安世記出，不遺一字。

然則。

更四篋五篋，以至百篋，其將奈何？

以書不能盡讀，再翻。

且夫州游九矣。

吾亦安能歷歷其城郭而盼盼其鄉廬耶？

以州不能盡遊，再翻。

天下意而已矣。

意字伏下志向。

州九游八，見吾之未嘗忘游也。

然則五車而不能舉四三篋，而不能舉二，亦見吾之未嘗忘讀也。

勢有盡而意無窮。

孝翼頃問予請名其齋，予名之曰慕甯。

甯遠勤學十五年周。

意無窮。

孝翼大喜，夫亦人休不休之謂也。

意無窮矣。

故曰不出戶

師之，而孝翼大喜，夫亦人休不休之謂也。

知天下此游之至也。默而識之。讀書之至也。本不必以勢論孝翼語
予曰。凡吾所歷七州矣。故吾以七州名吾詩。點出孝翼家徒
四壁。讀書養母之外。無他志。向人休不休。其於五車三篋也。
猶乎并包之也。應上詩骨方遒。後茅彌勁。高者慷慨。次者平
勻。猶夫九州之有山也。又猶夫九州之有上也。應上七州名詩方聚
首燕都。今又將別余而去。其為雲將。出莊其為汗漫。若士聳身入雲
為汗漫遊予莫得而望焉。其為詩也。亦將如此矣。即以遊作結妙
出淮南子林西仲曰。題是七州詩。以游與讀二意合寫。行文磊落不
羈。自是神品。人只羨其離奇。而不知全是認題妙訣。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
有名在碑者皆可敬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
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京以碑毀不得留其惡名為念。後人
反以碑毀不得考其賢名為恨諸賢自涑水。司馬眉山。蘇軾數十公外。凡二
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當時不甚
賴此碑以傳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
往不福。君子也。擇福二字出國語。說出蔡京石工安民。
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補出碑土無名之人

得傳作結。咄然
而止。筆方橫甚。

按史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籍元祐元符末宰執司馬光
侍從蘇軾文臣程頤武臣王獻可宦者張士良等百二
十人爲姦黨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越五年以星變
用劉達言夜半遣黃門毀之所云靖國五年及二百餘
人之說恐有誤也篇中全爲史無傳者得附碑以傳爲
幸可以快千古之心未用安民不鐫名而得各作結尤
爲匪夷所思
西仲

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

曾異撰

今世之所謂游者我知之矣其卑卑曳裾者無論高者挾一
策一卷往而師一先生謁當世大人數輩投刺名下士數輩
歸而索贈言十數通評文滿紙嚶嚶然揭揭然建鼓而號於
人曰某吾師也某吾友也今世之所謂游者如斯而已矣
日以交而吾友李世熊者奇士也嘗雪棹泛西湖半月不見
游惡態一人而歸舉以游爲交異撰者錄錄不能奇拙而善病者也
一人伴講客歲游南州亦不見一人而歸把已之以游爲守一兼李子
交挿入伴講之奇無字之拙而差有其病自髫髻而吳楚滇貴竹粵東西

無不游其目中。不見有一人。而其氣量可以盡交天下之士。是能以游今且再遊吳越。吾知守一之無不可也。點出送夫古今才士而好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年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氣決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鯁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稱意。則

大怪者。又勿論矣。

太史公遊天下。不遇一人能成史記。韓退之有一柳子厚。在目中。便不能作史。故遊

而交人。不如不見。且夫古之著述者。前乎子長。則有丘明。後

乎子長。則有孟堅。今觀史遷記載。不如盡徇左氏班掾之於

腐史。陰用顯棄義例。若炭與冰。夫使子長而有如丘明孟堅

者。以爲之友。亦可謂得其朋矣。猶不免無抵牾。若是。吾故曰

使子長與子長交。亦不能成史記。

以子長前後著作之異。夫

史遷者。取聲氣於泰山之高。禹穴之深。以自廣其尚論之心。

目。蓋以游爲交。非以交游者也。使其目中尚有一士。必不曰

藏之名山。以俟其人矣。守一行乎哉。

子長以名山大川爲友。游即易子厚不爲求友

而遊因勉守一之行。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俟如守一之
不必期見友而歸也。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
交一商

林代王國用事狀下但捨

此モクナハ前ニ云通リトモハ此モ也ハ於山川

之ハアリハ前ニ同シ好遊無

友處層層議論此等謂解功役日中

申救諫官疏

吳麟徵

伏讀記注聖諭有云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

塞蓋明以懸輅設鐸之心事昭示羣工不欲下有不盡之懷

而上虛挹受之美也本欲頃科臣章正宸初入班行慷慨言

事新進首疏敷陳治理特荷優容再疏彈及新叅旋加嚴譴

甚且褫衣冠而印司寇革職臣驚怖駭汗欷歔累日而不得

其故於是不能已於言矣又似不肯納諫故有此古者宰相

入閣必使諫官隨之所以防壅蔽擴聰明也國朝之制內閣

與六科分時殿陛之側祖宗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舉古制祖

而遊因勉守一之行。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俟如守一之
不必期見友而歸也。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
交一人而不可得也守一行矣。又以不求友而得友作餘波收束詞義始全
林西仲曰出遊本為求友乃如世俗所為令人汗下但捨
此則必不見一人而歸矣然奇士之心日多取資於山川
之聲氣雖不見一人實無碍於遊也篇中借史遷好遊無
友處層層議論此等識解亦從日中不見一人而得

申救諫官疏

吳麟徵

伏讀記注聖諭有云直言謹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
塞蓋明以懸輅設鐸之心事昭示羣工不欲下有不盡之懷
而上虛挹受之美也。本欲納諫頃科臣章正宸初入班行慷慨言
事。新進銳氣首疏敷陳治理特荷優容再疏彈及新叅旋加嚴譴
甚且褫衣冠而印司寇。革職下獄臣驚怖駭汗欷歔累日而不得
其故於是不能已於言矣。又似不肯納諫故有此古者宰相
入閣必使諫官隨之所以防壅蔽擴聰明也國朝之制內閣
與六科分時殿陛之側祖宗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舉古制祖制倣個樣

子自論思之職。更為票擬。密勿之寄託益隆。內閣權重。所恃無敵。議者所恃。
 爭可否。界異同。惟二三臺諫耳。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愛股
 肱而疎耳目。恐非計之得也。恐失之偏。已上言科臣言官與相臣效重不宜獨廢。
 以言為職。當使之無所不言。矧國家之事。就有太於爰立得
 其人。則舉朝酌酒相賀。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痛哭。裂
 麻而不失之激。陽城欲裂裴延齡之麻。動哭於廷。正宸積學好修。特立獨行
 之士。發一言而遽指之為比。以此為罪案。嚴譴人獄。萬一懲創之過。習
 為唯阿。朝宇之間。寂無聲采。即有藉叢豐蔀之事。誰為皇上
 觸邪而指佞者。唯阿出老千輩。叢叢喻竊權。出國策。豐蔀喻蔽明。出易經。神羊觸邪。屈軼指佞。出通鑑詩。

不云乎。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臣懼士氣之日靡。而國是之漸
 淆也。已上言諫臣失職之害。根上非計之得。句而痛發之。輔臣應熊。雖蒙特簡。而其生
 平。廷臣或有未諒。不知其素行。第聞其便於腹笥。淹於掌故。惟聞其博洽。
 洽。一旦入贊。鹽梅殆將型古範。今以治鑄天下。何難冶鑄其
 身心。以共平康正直之理。博洽亦可自裨素行。故或謂正宸杞人之憂
 慮之過切。他山之攻出之太驟。則可若疑其別有肺腸。臣知其
 其萬萬無矣。已上回護輔臣。且辯正宸之非為比。臣又聞之二聖臣直。孝宗皇
 帝時。給事中潘鐸有封事數日不下。一日急宣之。鐸未至。同
 官代進。因諭之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即欲批出。令其回

詰以其新進恐挫其銳耳。今正宸直據胸臆不謀父兄同官。莊賢獻聯翩繼起一朝而決十二策其志甚盛其氣甚銳使久於侍從補拾匡救必有可觀。以正宸初入班行當養成祖其銳氣正以策勵同官有言敢為之士易得敢言之士難求此二臣者讀中祕之書矢國士之報要皆所謂敢言之臣而皇上矜愚求直之念同符二祖臣知二臣之必不終棄也。已上引孝宗成祖之言為聖德回護且批莊賢獻作陪客以明不專故敢冒昧効其惓惓之愚惟聖明垂聽焉。為正宸遊說意休西仲曰諫官關係言路宜養其銳氣此大旨也段段剖白中却帶許多回護詞意不激不隨可為諫疏法式。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州周公之被逮。逮及也辭之所及則激於義而死焉者也。順昌字景文蘇州吳縣人魏大中彼逮過吳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以女許配其孫縹緲促大中行諸使順昌順昌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即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順昌削籍內臣李實矯旨逮繫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擁送者不下數千人諸生五六百人想巡撫毛一鷺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縹緲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頗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縹緲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叢毆縹緲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自詣詔獄拷比身無完膚許顯純令獄卒私殞之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一鷺捕佩韋等五人論死臨刑無怖色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黜出五人來歷。

除魏闢

魏忠賢河間府肅寧縣人

廢祠

忠賢得重權百官獻媚希寵建祠十里之間標宇相望

未幾懷宗登極忠賢伏誅諸祠悉廢

之址以葬之

墓於虎丘旁題曰五且

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

墓碑

嗚呼亦盛矣哉

先賢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

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

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

人之皦皦何也。

反跌所以盛之故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二

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

哭聲震動天地。

哭此好提騎提帛才黃色古以為兵服曰義如此

人。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

以大中丞撫吳者。

手一驚

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

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

匿於洞藩以免。

一時義勇如見

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

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玄元。

點出五人名

即今之僇

然在墓者也。

敘五人激義而死之由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

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

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

頭也

而函之。卒與屍合。故

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敘五人墓中之形

嗟夫。大闢之亂。縉紳

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文情而五人生於
編○伍○之○閒○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人○義○蹈○死○不○顧○亦○曷○故○
哉○此言五人之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編於天下卒以吾
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關○亦○遂○巡○畏○義○非○常○之○
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
力○也○懷宗卽位以嘉興貢生錢嘉徵亂列忠賢十罪出忠賢於屬陽祠皆相陵忠賢行至阜城宿尤家店知不免自經死此言五
人○之○死○關○係○甚○重○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魏黨一
且○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密○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柱○門○佯○
狂○不○知○所○定○者○其○辱○人○賊○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太史公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較尤妙在不說破是以蓼洲周公
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忠介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
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
而○拜○目○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五人至今猶生誰不然令
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
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慕○道○發○其○志○士○之○悲○哉○
其風猶可以起頑儒應篇首盛字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天如太倉人與張
行修之士咸萃焉哀○斯○慕○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
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點出賢士大夫者

周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吳縣字因之。蘇州人。

以太僕卿致仕家居。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姚希字孟長。長洲人。黜出賢士大夫。應起作結。議論隨敘事而人感。歷林瀛。數昂盡致。當與史遷伯夷。屈原二傳。並垂不朽。

拏定激義而死。一意說得有賴於社稷。且有益於人心。

何等關係。令一時附闈縉紳。無處生涉。文中自有原委。有

曲折。有發揮。有收拾。華袞中帶出斧鉞真妙篇也。

祭山神祛虎文

左懋第

韓之民。古稱樂莫如也。原不。應三年以來。死於寇。寇既驅。

又死其餘孽。韓民咸苦賊而西北岡陵嶽嶠。草木豐密。為

賊盜出沒。數三年。幾無農夫足跡。以苦賊故。而空山寂邃。豺虎異

類。遂與賊盜分域而居。又添一個苦。將賊盜引起藏虎。予

奉命來知韓城。憤賊害吾民。合募義兵十一路。入山窮勦渠

魁。先遁。釋其脇從。不戮一人。而山中清。除矣。此山中所以有

人而虎時時出食人。嗟哉韓之民。寇稍靖。今又死於虎。虎以

而來。今有人而虎不去。則韓民之苦猶未艾。聞之百神受命也。又將賊既除。引起虎當除。此取勢之妙。

於上帝。惟山有神。必受命來治。韓之山。而豺虎類。惟其驅使。
無不如意。點出神能治虎敬以羊豕遣祭。點出祭惟神有靈。或驅之異
境。或制使不噬人。人物各安。其所神之惠。此兩全之法。叙
意。不然。非神無靈。治不能則物之不受神制也。治不服神無靈。何
以神為。非上帝命物不受制。則惟有驅除之而已。為令者。勢
必憤以驅除盜賊者。與虎爭。此百姓神奉上帝。命以制伏於
陰。余奉帝命。竭一邑力。而驅之於陽。又非盜賊之可以情赦
也。必殲之乃已。虎不受神制。勢不能兩全。又不止驅賊不殺
盜賊作講此然余聞之昔虎有渡河者應上驅之又有噬人
點染之妙

自赴服死者。應上制使虎物也。夫豈能然。當必有神焉。以驅
之余。不敏。治績不及古人。而為百姓之心。則一余又決神之
有靈。必能制虎。不噬人。則必能鑒余為百姓之心。而不煩為
令者出。而與虎爭也。以古事觀之神無無靈之理。虎亦無不
令者費力。仍以前所於神余且以制虎之德。率百姓戴神
之意。責神奉行。此回顧之妙。
休奉神血食。未艾。神力之所能。亦所樂也。神其有以鑒余矣。
以報神德。年結說得神力最易行。最肯行。故動妙絕

林西仲曰。昌黎祭鱷魚其詞。雄以對民物之害言。不得不
凌奪其氣。是作祭山神其詞。婉以祈山神代民祛害言。不

得不悚動其情。大旨只在祈神制虎。使人物相安。不費驅殺之力。以見其事之易行。將上帝命與帝命並提為令者。既以百姓為心。又以見其責之難諉。皆所以悚動也。若其練詞古雅。用意沉着。語語有千鈞之重。則又婉中帶雄矣。

王彥章論

湯來賀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殉人之難。君子無取焉。一篇大旨。吾觀

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為首。竊以為過矣。點出夫彥章

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事者。篡逆之朱溫也。不為忠

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為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

之朝也。不為烈。見其所事非君夫朱溫為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既

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

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不當

仕李克用始終爲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爲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爲敵。卒至戰敗而死。不當。是彥章非忠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爲共主死。乃爲賊黨死耳。歐陽子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總斷其忠非所當忠。死非所當死。不得爲忠烈。歐陽許之失當。

已上駁五代史稱王彥章之非

吾謂朱溫篡唐而弑昭宗。既以盜賊取天

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猶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況具

戰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爲於天下乎。有討溫之具。即使初爲賊黨。

見其篡弑而後反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

泯滅無聞可也。

無背溫之過

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

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

不顧誘其降而不屑。亦僅一勇夫耳。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

晉王者。而敵朱溫。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忠烈之誠。豈

不卓然千古哉。

已上爲彥章區處死所見其非忠烈

夫子謂殺身成仁。蓋以仁

之所在。不得不死焉耳。若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成不

仁。何足道也。

更我一筆攻之不遺餘力矣

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輩。皆

舉進士。而甘拜舞於賊廷。況不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

蘇循附溫。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隆晉。又稱臣舞蹈於晉王之

前其視彥章。章矣。若然則彥章在五代。又曷可深求耶。此轉有無限感

慨自蘇文忠先增論得來

林西仲曰。王鐵槍為梁將。死不降晉。乃桀犬跖客。可以以堯刺山之意。盧陵列之於死節。以其忠於所事。不沒其實。即不偽梁之旨也。佐平先生獨罪其為賊戰而為賊死。層層辨駁。大有關於世道。先生著內省齋文集三十卷。立言甚正。皆為世道計。曾偕其長君若人。晤余於杭邸。先輩典型。令人肅然起敬。聊採一作公之海內讀其文。亦可想見其為人矣。

修靖江縣志序

鄭重

郡縣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必斷自三代。而後一朝之損益。

以成志。必溯其沿革。而後一方之風俗。以正泛論跌起下文獨靖之

為邑。則聚靈於水。暗伏興水利意肇基於馬馱沙。三國時起歷若干年而

成牧地。畜可又歷若干年而成村墟。民可至明中葉始建邑。

求之一代。且無全史足徵。又安有沿革圖籍可攷哉。以辨建最後無

可溯求以雖然三代以前南服版圖不隸於職方。及禹治水。

功成而揚州之賦。遂備載於禹貢一書。乃知積沙成壤。則壤

定賦。即方隅片土。皆采風者所不遺也。既成邑則不論勝建之先後又不可不誌

也。○引禹貢相形最確。靖建於明成化七年。時雖兩沙連合。且伏下除水患。意妙其。靖建於明成化七年。時雖兩沙連合。環拱四面。皆水草。昧初開。法制未備。令茲土者。特蟹人之君耳。鳥從而志之。蟹南海彝種。本無可誌。幸而南屬毘陵。與江陰對峙。中界長江。簿書期會。日以繁。文物聲教。日以盛。不數年。遂隱然一東諸侯矣。非草昧初開。法制未備矣。又幸相繼令茲土者。皆以賢著。如吳公以興學書者有之。如董遂以種樹書者有之。如召信臣以溉田書者有之。如陽城以撫字書者有之。非特蟹人之君矣。治與時宜。政由俗遷。興革建置。於百年之中。者人不一。事事不一。書志於是乎作。乃歷數令而始成帙。有誌之始。然猶屬草創也。逮

崇禎辛巳。寒山陳公復加訂而重修之。

陳名函。順甲戌進士。台州人。

稽覈

搜訪志之書法。於是乎備。

成誌之時。已上敘前此誌書緣起。

寒山以名進士。

其爲功於靖。著諸誌。而最繫人去思者。莫如開圍河與建石

閘諸舉。豈非善治靖者。固以興水利爲首務哉。

即以寒山事蹟。起下

力興朝定鼎。人文蔚起。擁沙廣闊。向之四面環江者。今且漲

如阜泰典。

連皇泰矣。兩邑之水。不得達江。與靖民構虞芮之爭者。

數十年。不能決。是鄰壑未道。永庸猶莫興也。

興水利。當除水害。治本邑必安。

鄰邑是大作用。

余下車以來。銳意興除。適有以淮揚水患。紆朝廷之

慮者。余得奉檄開河。與兩邑履畝經營。相度支幹。計濬五港。

導兩邑水以達於江。所以除水害安鄰邑。靖人界田。兩邑界力。子來勸勉以聽馨鼓。不數旬而五河告成。幹者注之。江支者麗於田。蓄洩之宜。三邑賴之。而靖之水利亦以大興。水利興而田疇易矣。桔槔在野。而絃誦在戶矣。江山滙靈。人文秀發。天其有意造靖乎。所以興水利治本邑。已上叙治靖之政。且見邑之改觀不與前同。獨是鼎革以來。流風善政。逸事遺文。付之荒碑斷碣中。余因取前志增修之。以稽核質之。鄉先生以參訂寄之。學博士星野山川城社。則因舊賦役風俗營建。則因時官師人物藝文。則因人典故。務搜遺編。書法倣諸班氏。視其有關法戒者。而嚴加筆削焉。以

一代之文獻為祀。宋之足徵不於斯志有賴也乎。

應篇首三代句有法

。已上叙本朝所當誌者。合噫。靖自三國時始以馬馱沙之祥肇基於水視禹貢未定之先。特一決排而注之區耳。應篇首肇

基及禹貢。至於今。丁田貢賦風物人文。遂巍然與江南望邑

同炳國書。應篇首則壤定賦及中。後之間俗茲士者其亦讀段人又秀發等句有法。

紀載之異而知靖之所以為靖。非治水不為功也歟。仍以治水作結。

此謀篇定法也。

林西仲曰。山公先生起家靖江。清操惠政。士民尸祝勿替。其最利於靖而且久者。莫如治水一事。篇中叙修誌而以

治水作線錯綜變化不離其宗筆力雄大無匹此外尚有
開洛五港文興壩兩記曲盡治水之法與此篇表裏文亦
古雅詳晰以不能悉載為憾先生之文大約以法勝而其
氣又足以濟之識者比之曾南豐可論知言矣

吳山穀音序

毛際可

字僧侯

林子西仲向有損齋焚餘十卷流布藝林一洗近世庸腐纖

媚之習

係理新安及隱建溪時所作

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

作名曰穀音而相屬為序

點出

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

余甫踰弱冠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志得以為功業可立就更

相勗為詩文以鳴國家之盛

以鳴字影穀音起手

其後林子以薇李奉

裁名位未顯

功業不值閭寇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悔王師

平寇林子始挈家累播遷異地數米析薪以供朝夕而文章

則倍勝曩時

序其

蓋經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而思愈沉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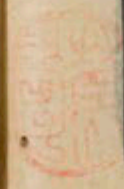
挾以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鍛鍊而或躍于冶喻
如水之曲折而必赴于壑喻如松柏之摧抑于霜雪而糾結
盤鬱益奇以堅三喻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也已上贊其文所以謂之倍勝曩
時昌黎林子又沈酣漆園家言著為箋疏拔理向郭之外
得意筆法其所謂鼓音者亦原本於莊比于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搖落
註鼓音余手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若是
字義應上文余初以尤異見徵未幾罷去屢遭兵燹時數之
平語悲而冷厄與林子略同而所業不加進然語曰失林之鳥望同類而
鳴號不禁其音之嘒嘒者故臨文尤感慨係之云以作序之意結之仍

映帶鼓音妙

林西仲曰簡淨不可增減格律尤嚴逼真唐宋大家會侯
著作甚多俱劇心擢用為之不肯輕易落筆所刻松臯堂
文集贈炙人口近復有安序堂文稿之刻皆余與同年嚴
修人點定篇篇可傳有識者能共見之矣然余文所以名
鼓音者以蒙難既死而復生雖有所著猶鳥雛初生亂鳴
不論音節之合不合也記甲寅閏變坐繫乙卯二月余夢
余頭自落几上已而飛去呖然有聲六月十三日籍家牽
余就戮者三皆仍送侯官邑獄至丙辰八月晦夜夢頭復

歸次月。王師至。遂得釋。戊午遊新安。余向望有小像。寄城西廻龍寺。其僧來言。彼時頭亦自墜。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癰可驗。詢其斷續年月。與余所夢髮髯相符。何逆賊生殺之機。既與余夢相感。而吾像亦同時相應。理不可解。如此特附此以志異。

林西仲曰。國朝不食會城。谷事大。觀畫。其本。



疏。次月。王師至。遂得。獲。公。于。遊。新。軍。余。同。盟。有。小。會。可。
城。西。廼。龍。耳。其。信。來。言。彼。時。頗。亦。自。墜。失。去。駒。年。方。得。之。
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藏。可。驗。詢。其。斷。續。年。月。與。余。所。
夢。髮。髯。相。符。何。遽。成。生。殺。之。機。既。與。余。夢。相。應。而。事。便。亦。
同。時。相。應。理。不。可。解。如。此。特。附。此。以。誌。異。

